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二十編 第十七冊

《水經注》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下）

鮑遠航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7 冊

《水經注》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下）

鮑遠航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水經注》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下）／鮑遠航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目 4+17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第 17 冊）

ISBN 978-986-404-098-8（精裝）

1. 水經注 2. 研究考訂

011.08

103027408

ISBN-978-986-404-098-8



9 789864 040988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 第十七冊

ISBN : 978-986-404-098-8

《水經注》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下）

作 者 鮑遠航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二十編 24 冊（精裝）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水經注》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下）

鮑遠航 著



目次

上 冊

前 言	1
第一章 酈道元生平思想補論	5
第一節 酈道元的家世和生平	5
一、酈道元的家世	5
二、酈道元的生平	11
三、酈道元撰著《水經注》年代考	15
第二節 酈道元與北魏政治	18
一、酈道元之從政	18
二、酈道元與李彪、李沖	20
三、酈道元與「酷吏」說	24
四、酈道元遇難原因考察	28
第三節 論酈道元的正朔觀念和民族意識	30
一、對酈道元的正朔觀念的不同看法	30
二、從《水經注》看酈道元對秦至西晉歷朝的 態度	31
三、酈道元以東晉爲正統	34
四、從《水經注》看酈道元對劉宋的同情	37
五、酈道元對孝文帝後北魏朝的認同	39
六、酈道元的中國文化本位意識	43

第四節 酈道元以儒家爲主導的思想	47
一、北魏以儒家爲主的思想氛圍對酈道元的影響	47
二、從《水經注》看酈道元對儒家思想的認同	53
三、酈道元《水經注》多記述孔子事跡	75
第五節 酈道元撰寫《水經注》的原因探尋	79
第二章 《水經注》所引文學性地記、史傳考	89
第一節 《水經注》暗引古代地記文獻考	90
一、漢末辛氏《三秦記》	91
二、東晉袁山松《宜都記》	92
三、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	95
四、南朝宋郭緣生《述征記》	115
五、南朝宋雷次宗《豫章記》	117
六、南朝宋孔靈符《會稽記》	119
七、南朝宋劉道真《錢唐記》	122
八、南朝宋佚名《林邑記》	123
九、南朝宋鄭緝之《東陽記》	124
十、南朝宋王韶之《始興記》	125
第二節 《水經注》所引文學性地記考	127
一、漢末辛氏《三秦記》考	127
二、東晉羅含《湘中記》考	132
三、東晉袁山松《宜都記》考	139
四、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考	144
五、晉末戴延之《西征記》考	150
六、南朝宋郭緣生《述征記》考	163
七、東晉庾仲雍《湘州記》考	180
八、東晉伏滔《北征記》考	183
九、東晉王隱《晉書地道記》考	189
十、《晉太康地記》考	193
十一、東晉庾仲雍《漢水記》考	197
十二、南朝宋段國《沙州記》考	199
十三、南朝宋劉道真《錢唐記》考	200

十四、南朝宋佚名《林邑記》考	203
十五、南朝宋鄭緝之《東陽記》考	206
十六、南朝宋王韶之《始興記》考	209
十七、南朝宋鄧德明《南康記》考	212
十八、南朝宋雷次宗《豫章記》考	215
十九、南朝宋孔靈符《會稽記》考	220
二十、南朝齊劉澄之《永初記》考	224
第三節 《水經注》所引故事性雜史傳記考	227
一、漢代《漢武帝故事》考	227
二、漢代《玄中記》考	231
三、漢代《列士傳》考	234
四、魏王粲《英雄記》考	237
五、魏晉《列異傳》考	240
六、魏周斐《汝南先賢傳》考	245
七、晉《文士傳》考	249
八、晉盧綝《四王起事》考	251
九、晉盧綝《晉八王故事》考	252
十、晉《長沙耆舊傳》考	254
下 冊	
第三章 《水經注》以前古代地記的景物描寫及其 對山水散文的貢獻	257
一、漢末辛氏《三秦記》	257
二、東晉羅含《湘中記》	259
三、東晉袁山松《宜都記》	261
四、劉宋盛弘之《荊州記》	266
第四章 《水經注》的山水景物描寫	275
第一節 《水經注》山水景物描寫的特點	275
一、極富個性的山水形貌刻畫	276
二、境界各異的山水性格概括	280
三、歷史人文內容的豐富蘊涵	283
四、深婉情致的表露和滲入	287
第二節 《水經注》寫景的語言藝術與修辭手法	290

一、峭麗峻潔的寫景語言	290
二、多種修辭手法的運用	297
第三節 《水經注》與南朝山水散文之比較	308
一、新山水觀的趨同	308
二、藝術表現手段的相似	312
三、創作手法的差異	317
四、文學繼承上的不同側重	322
第五章 《水經注》中的傳說故事和詩賦謠諺	325
第一節 《水經注》中的神話傳說	325
一、具有道教文化色彩的神仙故事	325
二、具有佛教意味的精變故事和幻化故事	330
三、受讖緯經學影響的預言故事	332
四、生動形象的地理傳說和風俗故事	334
五、《水經注》傳說所含的宗教傾向與酈道元的思想	338
六、《水經注》神話傳說對後世傳奇小說的影響	340
第二節 《水經注》中的人物故事和戰爭故事分析	342
一、《水經注》中的帝王故事	342
二、《水經注》中的官吏故事	345
三、《水經注》中節操之士的故事	348
四、《水經注》中的隱士故事	352
五、《水經注》中的文人故事和武士故事	354
六、《水經注》中的戰爭故事	355
第三節 《水經注》所引用的詩賦謠諺	359
一、《水經注》所引用的詩和賦	359
二、《水經注》中記載的歌謠和諺語	365
附錄一 《水經注》所用東晉與南朝年號	371
附錄二 本書所考文學性文獻在《水經注》中的引用情況	379
附錄三 《水經注》所引重要文獻《說郛》輯本佚文出處補	407
主要參考文獻	427

第三章 《水經注》以前古代地記的景物描寫及其對山水散文的貢獻

唐劉知幾《史通·內篇·雜述第三十四》：「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劉知幾所說的「地理書」，指的就是古代地記作品。此四種古代地記作品〔註1〕正是《水經注》所引用的地記文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辛氏《三秦記》是漢末之作，常璩《華陽國志》、羅含《湘中記》是晉代之作，盛弘之《荊州記》是劉宋初的作品。與史書中的《地理志》、《郡國志》、《河渠書》等專述地理形勢、郡縣沿革、水道分佈等內容有很大不同的是，這些作品鋪陳地理形勢，記述山川物產，描寫宮殿臺閣，敘述鄉國靈怪，記錄人物故事，採引歌謠諺語，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學色彩。

《水經注》以前的這些早期地記，是中國山水散文發生階段的作品。本章以辛氏《三秦》、羅含《湘中》、盛弘之《荊州記》及晉末袁山松《宜都記》作為考察對象，考察其中的山水景物描寫對於中國山水散文的產生作出的貢獻，說明中國古代早期地記在《水經注》山水描寫中的重要地位。

一、漢末辛氏《三秦記》

諸地記中，辛氏《三秦記》時代較早。《三輔黃圖》、梁劉昭《後漢書·郡國志》注、梁宗懷《荊楚歲時記》、後魏酈道元《水經注》、賈思勰《齊民

〔註1〕辛氏《三秦》、羅含《湘中》及盛弘之《荊州記》今並亡佚。

要術》等書，已相乘採用，而且所記山川、都邑、宮室，都是秦漢時事，並不及魏晉，是知此書必漢代人所著。

《三秦記》中已經有一些對山水景物的初步描摹。如寫華山：

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幾千仞，如半天之雲。〔註2〕

以「半天之雲」喻山之高峻，顯得十分新奇。晉羅含《湘中記》「遙望衡山如陣雲」〔註3〕的寫法，顯然係受《三秦記》啓發。

《三秦記》寫仇池山的險要：

仇池山上有百頃池，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絕壁百仞，上有數萬家，一人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卻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百里，上有岡阜泉源。《史記》謂秦得百二之固也。

〔註4〕

寥寥數語，就把山險上平，易守難攻，「一人守道，萬夫莫向」的特點刻畫出來。

再如寫河西沙角山：

峰岩危峻，逾於石山。其沙粒粗，有如乾糲。〔註5〕

以乾糲喻沙，不但十分形象，而且淺顯易曉。劉宋段國《沙州記》：「洮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糲於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註6〕是繼承了《三秦記》的寫法。

寫龍門水，《三秦記》亦狀物生動：

龍門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云暴鯰點額龍門下。〔註7〕

〔註2〕《太平御覽》卷三十九《地部四》引辛氏《三秦記》。

〔註3〕《藝文類聚》卷七，《初學記》卷五《地理上》及《太平御覽》卷三十九《地部四》引羅含《湘中記》。

〔註4〕《藝文類聚》卷七，《初學記》卷五《地理上》及《太平御覽》卷三十九《地部四》引辛氏《三秦記》。

〔註5〕《太平御覽》卷五十《地部十五》引辛氏《三秦記》。

〔註6〕《水經·河水注》、《太平御覽》卷七十四《地部三十九》、《資治通鑑》晉義熙元年注並引段國《沙州記》。

〔註7〕《史記》卷二《夏本紀第二》張守節《正義》引《三秦記》。《藝文類聚》卷九十六、《初學記》、《文選》卷三十、《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後漢書》注、《括地志》、《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太平寰宇記》、《草堂詩箋》都曾引，略同。

《韓愈集》卷九律詩《義魚招張功曹》：「濡沫情雖密，登門事已遼。」登門，即謂此也。《柳宗元集》卷十四《設漁者對智伯》：「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也是化用《三秦記》此條之意。這已成爲後世習用的典故。

在《三秦記》中還用一些錄歌謠諺語刻畫山水形象，如：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川險阻，黃金
子午。蛇盤鳥攏，執與天通。〔註8〕

這些歌謠諺語表情達意通俗生動，三言兩語便繪形傳神，便於打動讀者，因而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也使後世文人努力效法，如范成大詩「側足二分垂壞磴，舉頭一握到孤雲」就是由《三秦記》：「孤雲兩角，去天一握」點化而來。

辛氏《三秦記》已透露出山水描寫的端倪，是山水散文的萌芽階段的代表性作品。

二、東晉羅含《湘中記》

羅含字君章，《晉書》卷九十二有傳。羅含與謝尚、庾亮、桓溫同時，曾先後爲庾亮、桓溫的僚屬〔註9〕。考庾亮生於太康十年（289），卒於咸康六年（340）〔註10〕；桓溫生於永嘉六年（312），卒於寧康元年（373），可知羅含生活於東晉前期。

羅含文采卓異，謝尚稱之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溫贊之道「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註11〕。在唐代，他可能還是一個很知名的前代作家。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詩云：「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劉禹錫《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茅嶺潛相應，橘洲傍可指。郭璞驗幽經，羅含著前紀。」李商隱《菊》詩：「陶令籬邊色，羅含宅裏香。」詩人們把羅含與郭璞、陶淵明、庾信相提並論，可見羅含在

〔註8〕《太平御覽》卷四十、《太平寰宇記》、《長安志》引辛氏《三秦記》。

〔註9〕《晉書》卷九十二《羅含傳》：「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403頁。

〔註10〕《晉書》卷七十三《庾亮傳》：「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923頁。

〔註11〕《晉書》卷九十二《羅含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403頁。

唐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比較高的。唐徐鉉《成氏詩集序》言「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在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羅君章、謝康樂、江文通、邱希範，皆有影響發於夢寐」〔註12〕，也把羅含和以山水詩文名家的謝靈運、江淹、邱遲諸人並提，可見唐人最爲看重的是其山水文筆。羅含作品今多不傳，惟《湘中記》散見於古籍文獻。

羅含《湘中記》繼承了辛氏《三秦記》的創作筆法，繼續增加山水描寫內容，提高山水表現技巧，在晉宋山水文學的發展歷史上功不可沒。

《湘中記》有時通過釋名來揭示山水的特點或位置，加強描寫的情趣內容：

九疑山在營道縣，與北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註13〕。

有時用生動的比喻，突出山水的主要特徵，有引人入勝之致：

衡山近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註14〕。

有時利用色彩和聲響加強描繪的力度：

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然，石子如檮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雪，赤岸如朝霞，綠竹生焉，上葉甚密，下疏寥，常如有風氣〔註15〕。

（衡山）山有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懸泉滴瀝，聲泠泠如弦；有鶴迴翔其上，如舞〔註16〕。

有時化靜爲動，凸現景物的動感：

石燕在零陵縣，雷風則群飛翩翩然〔註17〕。

〔註12〕 見《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4085頁。

〔註13〕 《藝文類聚》卷七引羅含《湘中記》。《太平御覽》卷四十一《地部六》引《湘中記》同。

〔註14〕 《初學記》卷五《地理上》引羅含《湘中記》。《藝文類聚》卷七及《太平御覽》卷三十九《地部四》引《湘中記》：「衡山、九嶷皆有舜廟，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有玉牒焉。（禹按其文，以治水也。）」又，《續漢·郡國志》注補引《湘中記》：「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遙望衡山如陣雲。」

〔註15〕 《太平御覽》卷六十五《地部三十》引羅含《湘中記》。《藝文類聚》卷八引略同。《太平御覽》卷七十四引稍略。又《太平御覽》卷四十三《地部八》：「《南兗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羅君章云，赤岸若朝霞，即此是也。」

〔註16〕 《初學記》卷五《地理上》引羅含《湘中記》。

〔註17〕 《藝文類聚》卷九十二、《太平御覽》卷四十九《地部十四》引羅含《湘中記》。《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二引稍異。

還有下面一則：

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

〔註18〕。

用誇張性比喻構成懸殊的對比，顯現湘水上下游狹闊變化極大的特點，可見作者對山水景物的描寫已經有較高的造詣。

與辛氏《三秦記》比較，羅含《湘中記》有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一、《湘中記》中的山水景物描寫，是作者有意爲之，不再像《三秦記》多爲臨時性的比喻。

二、《湘中記》中的山水景物，以清麗空靈爲特徵，很能體現南方地理的幽美特點；而《三秦記》則往往表現西北地理的險壯特點。

三、《湘中記》模山範水，注意從視覺、聽覺等方面加強表現效果，藝術表現力較《三秦記》有所提高。

四、《湘中記》出現了一些對偶和詩句化的描寫語句。明楊慎《升菴詩話》指出，出自於羅含《湘中記》的「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白沙如霜雪，赤岩若朝霞」，「沿庭對岳陽，修眉鑒明鏡」諸句與詩句非常類似〔註19〕。從這也可以看出當時文字漸趨整飭化對於地記著作的影響。

總之，羅含《湘中記》的山水景物描寫，已經爲此後以山水描寫見長的晉宋地記如袁山松《宜都記》、盛弘之《荊州記》等的創作，導夫先路。

三、東晉袁山松《宜都記》

袁山松，名崧，以字行〔註20〕。按《晉書》卷八十三《袁瓌傳附喬孫山松傳》，「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陷被害。」復按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十二《晉紀》，山松被害事在晉安帝隆安五年（401）。又按《晉書·袁喬傳》，山松祖袁喬嘗爲桓溫司馬，當與羅含爲同時人。則袁山松當爲東晉後期人，其所作《宜都記》必晚於羅含《湘中記》。

真正標誌著中國山水散文創立的作品，應該是東晉袁山松《宜都記》。

〔註18〕 《水經注》卷三十八引羅含《湘中記》。

〔註19〕 見《升菴詩話·子書傳記語似詩者》。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45~646頁。

〔註20〕 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宜都山川記敘錄》：「考《晉書》目錄於袁瓌下列瓌子喬，孫崧；而於瓌本傳則云喬子方平，方平子山松，明崧與山松只一人，山松則離而爲字也。」

這首先表現為山水審美觀念的更新上。正如錢鍾書所說：「詩文之及山水者，始則陳其形勢產品，如京都之賦，或喻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頌，未嘗玩物審美。繼乃山川依傍田園，若蔦蘿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謝靈運《山居賦》所謂『仲長願言』，『應琚作書』，『銅陵卓氏』，『金穀石子』，皆『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棲盤』，即指此也。終則附庸而蔚成大國，殆在東晉乎？袁崧《宜都記》一節足供標識：『其疊峨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詞敘。林木蕭蕭，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遊目賞心之致，前人抒寫未曾。六法中山水一門於晉宋間應運突起，正亦斯情之流露，操術異而發興同者（註21）。」錢先生說「詩文之及山水者」「蔚成大國，殆在東晉乎」，即是指出山水散文形成於東晉。錢先生說「袁崧《宜都記》一節足供標識」則實際指出山水散文之於東晉形成，以袁山松《宜都記》為標誌。

錢先生的看法是不錯的。錢先生所引《宜都記》一節見於《水經注》卷三十四《江水注》，其後尚有數句：「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這幾句也極可注意，它是袁山松對自己山水審美自覺的直接表現。自覺，是自覺為「山水之美」的「千古」第一「知己」。這表示，袁山松肯定自己是山水自然審美自覺的第一人。

這種「知己觀」，不但與先秦兩漢以來儒家的山水比德觀畛域分明，而且與當時盛行於世的「玄對山水」的悟道觀也大異其趣。自孔子在《論語·雍也》中講「智者樂山，仁者樂水」以後，《尚書大傳》、《韓詩外傳》、《荀子·宥坐》、董仲舒《春秋繁露·山川頌》、劉向《說苑·雜言》都極其力以潤色之，皆以人類的道德觀念附會於山水自然。如董仲舒《山川頌》：「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這是把山水看作人的精神品質的表現或象徵，這是自然的擬人化。比德觀屬倫理學層面。

道家的山水觀基於對自然之道的體認。老子講「道法自然」（註22）。魏晉玄學家們認為，天地萬物是自然之道的體現者：「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

〔註21〕《管錐編·全漢文卷八九》，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三冊1037頁。

〔註22〕《老子》第二十五章。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11月版，第103頁。

於天地〔註 23〕。」瀏覽八荒，縱觀萬象，山山水水莫不體現著道：「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註 24〕。」於是，山水就成了蘊道的萬物的代表。人也是自然之一分子，「元氣陶鑠，眾生稟焉〔註 25〕。」「二儀陶化，人倫肇興〔註 26〕。」因而，人可以通過與山水的心靈對話，來達成對道的體認和溝通：「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註 27〕。」這種審美方式突出的重點是對於道的理解和通融，這是把人擬自然化了，其特點是玄理意味濃重。悟道觀屬於哲學層面。

知己觀則是審美層面。袁山松以「山水之美」的「知己」自覺、自承。他觀賞山水景物，不再是去尋找己心與道蘊的契合，而是把自己的感情直接向山水，以感性的形式來欣賞山水之美，以純審美方式把握山水，這不能不說是山水觀歷史上的一次重大飛躍。山水審美的自覺意識，遂成爲山水意境的核心。這對山水文學本身的形成也具有創造性的貢獻。山水文學的最大特質就是山水在視覺上成爲作家的真正審美客體，在題材上成爲一篇作品的主要描寫對象。而這，是「玄對山水」的「悟道觀」所無論如何也難以做到的。因爲要「悟道」，詩文中即使有對山水的描寫，但重心卻是對「道」的理解，玄言詩中微量的山水描寫就是最好的證明。可是，袁的「知己觀」則突破了這種束縛，在山水審美自覺意識的深刻作用下，山水之美的描寫第一次成爲文學作品的主要內容。

山水自然的審美認識，大致經歷了一個理消情長的過程。老子所言之「自然」，還是個抽象的哲學概念；而莊子則把它努力地形象化，而且打通人與外界的隔閡，強調人與萬物的會通交感：「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註 28〕。」正始年間，王弼注《老子》，士人們多以抱虛守靜、遊心太玄爲

〔註 23〕《全三國文》卷四十五阮籍《達莊論》。見清嚴可均輯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 1958 版，第 1311 頁。

〔註 24〕《全三國文》卷四十五阮籍《達莊論》。見清嚴可均輯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 1958 版，第 1311 頁。

〔註 25〕《全三國文》卷五十嵇康《明膽論》。見清嚴可均輯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 1958 版，第 1335 頁。

〔註 26〕《全三國文》卷五十一嵇康《大師箴》。見清嚴可均輯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 1958 版，第 1341 頁。

〔註 27〕《全晉文》卷六十二孫綽《太尉庾亮碑》。見清嚴可均輯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 1958 版，第 1874 頁。

〔註 28〕《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見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

旨歸，理念化色彩還很強烈；至西晉，向秀注《莊子》，「發明奇趣，振起玄風」，郭象又「述而廣之」〔註 29〕，於是，玄風大熾，士人們又多以會通萬物、陶鑄天性為雅致，樂於把情感投射向萬物，而入於凝神的境界。這樣，山水就得到了人們進一步的關注。這說明，人們的山水意識已經在逐漸地從抽象化而向具體化、形象化的方向發展著。但直到東晉袁山松提出了「知己觀」，才是真正最為關鍵的一環。它標誌著由借山水以證道的傳統山水觀念的結束，標誌著山水審美意識的新發展。袁山松這種全新的山水審美自覺意識和適性快意、賞心悅目的審美方式，給後來的謝靈運、酈道元以很大的啟發和影響。謝靈運《山居賦·自注》中明確表示：「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再看《水經注》卷三十七《夷水注》：「靜夜聽之，恒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頹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註 30〕。」這裡酈道元寫陶醉於山水美景的感受，與袁山松「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的抒寫又何其相似！以山水之美為知己，是山水散文的靈魂。僅此一點即可見，袁山松及其《宜都記》，厥功甚偉。

其次，袁山松《宜都記》，對山水自然作出了生動精彩的描寫和記述。如：

對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南上至頂，俯臨大江如縈帶，視舟船如鳧雁〔註 31〕。

「俯臨大江如縈帶，視舟船如鳧雁」，以江船之小來襯江山的遼闊，取喻之精妙，與明代張岱《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的描寫略相彷彿。

有時，袁大處落墨，取景壯大遼闊：

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褰雨霽，不辨見此遠山〔註 32〕。

華書局 1961 年 7 月版，第 79 頁。

〔註 29〕《晉書》卷四十九《向秀傳》，中華書局 1974 年 11 月版，第 1374 頁。

〔註 30〕後魏酈道元撰，民國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63 頁。

〔註 31〕《初學記》卷六《地部中·江》引袁山松《宜都記》。《水經注》卷三十四《江水注》、《太平御覽》卷六十《江》引同。《太平御覽》卷四十九、《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並嘗引之。

〔註 32〕《水經注》卷三十四《江水》引袁山松《宜都記》。

江山一色，綿亙不絕，百重千仞，大有氣魄。

有時則精雕細刻，狀物入微：

徂山縣方山上有靈祠，祠中有特生一竹，擅美高危。其杪下垂，忽有塵穢，起風動竹，拂蕩如掃〔註33〕。

寫輕風拂竹，竹動掃塵，如有靈性，竹的枝葉茂盛、風的輕逸已不待言而自出。畫面層次分明，動靜結合，把景物刻畫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第三，袁山松《宜都記》對其後的山水作品產生了許多有益的啓發和影響。

《宜都記》首先在寫法上影響了其後的地記作品。如下面一則：

宜陽山有風井，穴大如甕，夏出冬入。有樵人置笠穴口，風吸之，後於長楊溪口得笠，則知潛通也〔註34〕。

寫山之奇，重點寫風井潛通的特點，如果只是一般的記述，就顯得平板，但作者以「有樵人置笠穴口，風吸之，後於長楊溪口得笠」形容之，就顯得活靈活現，具有趣味橫生的傳奇色彩，給讀者留下深刻而又明晰的印象。再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八《穴》引盛弘之《荊州記》的兩條：

徂山縣北陸行三十里有石穴，云昔有馬從穴出，因復還入，潛行乃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入此穴，因名馬穿穴。

自遊溪南行五十里有一泉。傳云：南平江安縣有牧羊者，見羊入此岸穴，當失之時，後乃聞出泉口，潛行可四百餘里，因名為羊門。

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是模仿《宜都記》來寫的。

《水經注》卷三十四《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記》：

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象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

「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與前引「自非煙寒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筆法相近，直接影響了其後盛弘之《荊州記》及酈道元《水經注》「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的寫法。而「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對南朝梁

〔註33〕《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二《竹》引袁山松《宜都記》，《藝文類聚》卷七《山部》引稍異。

〔註34〕《太平御覽》卷四十九引袁山松《宜都記》。